

文件第一 奏牘

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奏劾鐵路弊混摺

（上畧）竊維公司定律。由股東公舉查賬人。每年查賬一次。出入款目。於開會時宣布。所以堅股東之信仰。而圖實業之擴充。法至善也。粵路創辦之始。股東踴躍爭先。義形於色。乃時逾三年。用款至七百餘萬元。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。尙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。於是物議沸騰。徧於遐邇。經前督辦大臣大學士臣張之洞。電派駐粵分局總辦調補廣東高雷陽道王秉恩。會同總協理。監視清查。自本年三月初一起。至九月。始行竣事。茲據王秉恩稟稱。該公司歷年進出各賬。祇有年結。具詳結算情形。股東概不與聞。卽每年二月。公舉查賬。亦屬循行故事。並未認真調查。此次公舉政界。實爲創格。自應從速確查。以慰股東之望。原擬自三月初一日起。以兩月爲限。無如各賬目紛紜糾葛。出入收支。既無一定規則。又無蓋用公司關防之簿籍。一經簽詢。輒諉爲疏忽失察。縱無弊端。已屬非是。況顯然昭著。實已彰彰可考。不容諉卸。如收九十餘萬大元。並不註明大元。欲以角子相混。冀乾沒銀水四萬餘兩。又存放銀號之款。有五十餘萬。不計息銀。至如新泰厚元記銀水不符。簽詢。則認爲錯

文件第一 奏牘

二

正月

誤。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存款數目不符。簽詢。則認為忘記補列。此皆彌縫未工。飾詞欺掩者也。其工程處歷年購買外洋物料單據。總工程師鄺孫謀久匿不交。迭催數日。始將洋單交出。查對尚未齊全。第就其送閱各單。及合同來往信件。用中文譯出。詳細勾稽。擇其可疑之處。反覆駁詰。鄺孫謀答覆。或前後異詞。或避重就輕。或問非所答。或飾詞推諉。所有迭次答覆各詞。均經報紙登載。現又刷印成帙。分別布告。其中有重支浮支。合同單據關係鉅款。情節較重。故併將原單映出。以備檢閱。此外工程各弊。如擅自包工。及支價多於原約。暨開報工程。浮用泥石。井碼丈尺。並不將平水單同時發出。種種狡譎情形。亦已率同該委員等。詳細查明。佈告中外。綜核粵路接收已踰三年。總理已歷兩任。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元。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。尚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。平均牽算。每里應需成本銀五萬七千餘元。若將製造廠車頭車輛機器材料等銀。照商辦性質。攤入成本併計。約每里應需銀六萬五千餘元。且由迎嘴站至源潭一帶。尚未鋪墊碎石。而自上年冬間。源潭開車後。直至本年八月二十二日。始接展至滘江口。計路一十餘里。內有叔伯塘路工及湖洞橋翼牆。於三月間傾卸破裂。悉經委員查明情形。一再稟請前督辦大臣。檄行公司。設法修復完固。乃開車不過十餘日。叔伯塘等處。又遭雨傾壞。復停車修築十餘日。始再開行。至養路費。計自

開車之日起。至宣統元年二月止。區區一百餘里之路。已用去銀十七萬餘元。任意支銷。并無預算規定。其購料洋單。及工程合約單簿。路線圖表。平水底單。迄未交出。無憑調查。該路開辦至今。三年之久。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。現在二期股銀。已收至八九成之譜。而核計現存銀僅五百餘萬兩。尚有四百餘里之路未修。且韶州上平石一帶約百餘里。至今未測定路線。豫籌路費。即使三期股銀。如數收足。亦有不敷之慮。況股票近來跌價甚鉅。二期股銀之所以勉及九成者。因上有督辦大臣之維持。冀收桑榆之效也。若不及時整頓。三期股銀將何所望。查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。不受薪水。費省工速。廣東甯陽鐵路總理陳宜禧。以美國工頭出身。回籍創辦甯陽鐵路。月受薪水祇八十元。而歷三十五閱月。全路一百二十二里。即已告成。每一華里。建築費及車輛材料等項。平均計算。成本僅二萬餘元。惟粵路總理梁誠。每月支薪銀二千兩。凡事悉聽董事局及總工程司所爲。把持播弄。不敢干預。釀成腐敗。不可收拾之局。迨查賬吃緊之時。梁誠並未核准辭退。亦未交代清楚。輒自起程晉京。董事金葵。尤爲粵路之蠹。總工程司鄺孫謀。月支薪水港紙銀二千二百兩。此次匿單抗查。固屬罪無可逭。況在工三年。成路如此之少。糜費如此之多。作弊如此之甚。工程如此之草率延緩。前經股東指攻。臚陳罪狀。彼猶要結金葵。代爲洗刷。聯絡胡舜琴。爲之爪牙。且利用洋

文件第一 奏牘

四

正月

工程司以掩其短。實屬貪劣無能。恭閱邸抄郵傳部奏特參京奉汴洛鐵路貪劣各職員各摺。欽奉諭旨革職。永不敘用。并著地方官驅逐回籍。不准逗遛。各等因。仰見朝廷重視路政之至意。今粵路公司諸人敗壞路事。核其情節。較諸京奉汴洛諸人。似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應如何奏請從重懲處。並咨部維持。以裨路政。不勝屏營之至等情前來。事關粵東鐵路全局。既據澈查稟報。不敢壅於上聞。惟該路前經奉旨歸郵傳部管理。應如何敕部嚴加考核。整頓維持。俾公司用人行事有所激揚。聖上自有權衡。非臣所敢擅擬。(下畧)奉硃批著郵傳部切實查辦。欽此。

又附片

(上略)續據駐粵分局總辦高雷陽道王秉恩稟稱本年七月初五日。據查帳委員等稟報調查工程處批發貨物據。見有生利號十餘單。內簽洋字。筆畫不清。細驗所蓋懷如道坦四字圖章。與鄺工程司所用圖章。迥不相同。又無貨倉圖記。當即留心稽查。本日。竟有持生利偽單。又到公司工程處帳房領銀。經帳房周辛垣及管理黃兆雲。將人單扣留。詢明其人名梁財。即盧譽結。順德縣人。自去年十一月起。由工程帳房朱商賢。串同偽造號單領銀。共計先後十餘次。領得銀二千四百餘元分用。現鐵路公司已將梁財移送南海縣訊究。旋准該

公司總理梁誠照會。稱朱商賢卽董事朱南洲之侄。已於初九日。據朱南洲將朱商賢拘獲。解南海縣收訊。其騙領銀兩。及購獲朱商賢花紅。均由朱南洲湊足繳還等語。而股東鄭道鎔等。又以周辛垣許才之黃兆雲等三人。管理公司帳目。憑僞單發銀。歷九月之久。十餘次之多。均未比對覺察。求分別治罪。現正飭縣分別訊究。又八月二十三日。准該公司協理咨呈。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五日。匯新北機司鎔驗費。折實洋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元一毫零。再於六月二十九日。匯聖得勃鎔驗費。折實洋銀一千二百七十五元四毫零。查此二次金鎔數目。係照時價折實。惟新北卽聖得勃。係屬重支。經於本年四月三十日。繙譯員朱琴叔收銀。如數交回帳房。照數收進。又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。匯獻蘭非鎔驗費。折實洋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元零。再於本年二月十七日。匯閑倫鎔驗費。折實洋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元零。查此二款金鎔數目。係照時價折實。惟獻蘭非卽閑倫。係屬重支。經於五月間繙譯員朱琴叔取回萬國銀行如數銀單二張。交存帳房。查以上兩件。雖錯誤重支。而銀已填還。又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九日。匯喝式鎔驗費。洋銀四千五百一十六元。原單金鎔四百二十一鎊。鄭總工程司減去二十一鎊。祇匯四百鎊。復於二月十三日。匯閑色格鎔驗費。洋銀四千九百八十九元零。此係四百三十一鎊之數。喝式卽閑色格。顯係重支。此皆繙譯員朱琴叔經手。

文件第一 奏牘

六

正月

自應傳問追補。查朱琴叔。名崇德。係新會縣舉人。該總理派充公司繙譯員。由外務部委充哥美埠繙譯。調赴仰光。六月辭出公司。先已啟程。現查追朱琴叔家屬。如數補交歸還。俟交清再行具報等由。當查文內所稱重支三款。已經查帳員查出布告。惟現文皆稱朱琴叔經手。內有兩款。已如數交回。而核計支出日期。均歷數月之久。直至委員查出。始行繳回。其中自有情弊。似不能僅以收回了事。且尙有一款。計銀四千餘元之多。尤不能置身事外。又粵省各報。載有頭段支應員朱培林。係總理梁誠兒女姻親。現因梁誠辭職。有人指揭朱培林虧去公款一萬三千餘兩。公司派人檢查數目。實有其事。朱培林即逃去等語。據股東共濟會鄭道鎔等函請澈查。並稱各段支應員衛章甫黃際唐鄺君質等。亦有虧空。又支應員沈伯銘前虧之款。尙未填還。請一併澈查等由前來。查公司內虧空重支各弊。久已嘖有繁言。現因委員查帳。大致皆已彌縫無迹。乃朱琴叔朱培林兩人。未克填補。致被指報。似應按照商律。嚴予處罰。庶足以儆效尤而維路款。應請咨明外務部。飭調朱琴叔回粵。清理賠繳。一面責成粵路公司。查明朱培林等虧空何款。飭緝嚴追究辦。再本年閏二月初二日。該公司總理梁誠電督辦大臣及郵傳部。內稱黃埔添購屯積地價。約銀四十餘萬兩。當據股東鄧植槐堂等函告。查購地局三年之內。並無此數支出。請將該處地方契切實調驗等語。亦經

飭行查帳委員。查取稟覆。隨訪問該處地價。實無如此之多。亦無如許之地可以購買。公司諸同人因築路成本費太鉅。恐被指摘。故將成本費撥入購地價內。以爲掩飾之計。俾期符合原電。每中里築費約二萬元之語。實則並無此地可以購買。帳內亦未支有此項數目。任意虛掩蒙混。卽此可概。至安徽候補知府周麟述。充公司購地員。所購之地。聞價銀尙多未經清交。且有不實不盡。人言嘖嘖。現飭將公司原日購買地畝價銀冊。全行刷印。發各業主自行取閱。如有轆轤未清。及數目不符者。卽可自向清理。或稟地方官查明究追。又訪問二期股銀。有虛收八十餘萬之事。經飭查帳員留心確查。隨據查明收支所支數。有支代滬分局交各善堂股銀三十八萬六千餘兩。又支各善堂兩條未對數銀一十三萬八千餘兩。又支佛港未匯到股銀三十三萬二千兩。以上各款。皆未聲明。係交某善堂銀若干。及佛山香港上海某字號。當經簽出詢問。據其答復。詞語極爲含糊。未盡吻合。訪問此款係金葵周麟述梁玉堂郭道之等。捏報入收。故重行支出。並無各處收條。誠不知是何居心。現在此款業已開支。若其久無著落。則前期股銀。又少去八十餘萬。亦應嚴飭該公司。迅速查明。從實布告。以釋羣疑等情前來。查商辦公司。全賴出入帳目。絲毫不苟。方足以昭大信。今粵路公司種種弊混。無異監守自盜。應如何從嚴懲處。並亟施補救。理合附片具陳。伏乞 聖鑒。敕部

文件第一 奏牘

八

正月

併案嚴核施行。

江西提學使湯壽潛奏稿節錄

按此摺稿未見官報。然各報登載已久。當非訛誤。故照錄之。惜各報均係節登。未見全文耳。

一提早國會以集中央之權。論者謂國會一開。反對中央。權益難集。臣獨以爲不然。今非預備立憲之第二年乎。立憲以統一爲主義。統一以集權爲急務。而中央非得國會爲後盾。其權旁撓於督撫。而號令有所不行。此爲中國圖強之大害。自髮捻既定。督撫漸專。外重內輕。已非一日。中央自審大勢。爲督撫所把持。才畧亦不足以勝之。重以非情則賄。多所牽掣。遇事中怯。明窺其蘊。而不便直發其奸。於是悍者偃蹇已慣。愿者麻木不仁。一政令也。司道守令。逐層覬卸。付諸胥吏。觀於清理財政。必另派員司。他可想見。近各部有鑒於此。亦有嚴切之期限。星火之敦迫。而督撫之支吾如故。外人至笑我各行省爲各一國。其與聯邦何異。德意志聯邦之一也。賴戰勝拿破崙之威。勉強爲聯邦之共主。而德皇苦施展多阻。每恨不能改聯邦爲統一。今以統一之中國。而于式枚考察憲政。反謂宜取法聯邦。既不識中國之憲政。直爲督撫暗爭中央之權。苟非存不利於國之心。不宜立說若是其悖也。今欲救中國之

急。惟有收督撫之權。而集於中央。欲集中中央之權。惟有立擔負責任之內閣總理。否則疆臣與部臣競。疆臣與疆臣。部臣與部臣亦競。將永無集權之一日。總理非必有絕地通天之才也。得清剛公溥者。即足勝之。如懼不克負全國之責任。則宜提前速開國會。使中央與國民直接議事。全國人民。既贊成中央集權。則總理所擔之責任。四萬萬人民共擔之。不必使督撫分擔責任。而後督撫各護其私之積習。不攻而自破。夫君與民本一體也。有督撫分中央之權。下者又分督撫之權。上有德而不宣。下有情而不達。皆由督撫枝格其間。釀其害而不任其咎。一遇外禍之至。督撫轉得諉其責於中央。而中央尙不知進人民而共擔此責任。中外詎有此憲政乎。人民既願共負此責任矣。皇上正宜因而利之。與之以參政議法之全權。始可責其攤任賠款之義務。以內閣與國會對待。皇上可無庸自負責任。惟不自負責任。神聖益不可犯。既弭內亂。而外交至艱危之事件。應付亦較易措手。如或以國民程度爲疑。試思日本明治二十三年間。其程度豈能一一盡合。中國人民。知爲立憲之請求。亦正非毫無程度矣。如曰待也。安保持至九年必能盡合。況外禍方急起直追。而且夕不我待也。臣亦知諮議局及資政院。漸次成立。然民選百人之議員。既居少數之列。不足副代表各省之重。而代表一省之諮議局。一讀憲政館覆于式枚之奏。其範圍愈狹。其權限愈縮。甚至議

文件第一 奏稿

十

正月

員不得議外交之事。此又外務部欲守秘密耳。既導之使議。又遏之使不議。萬一有徵兵增餉加稅等事宜。諮議局既無完全議決之實權。地方人民將有不認擔承之結果。即賠款一層。誰與謀之。似憲政而非憲政。似集權而非集權。峻法無救人心之渙散。兵力適爲敵國之驅除。益爲中國危之。或皇上不敢違異。先帝九年遺旨之限。大可就外交至艱危之事件。先召集一臨時國會。其舟車便利省分。於今冬實行。其遠者。即以事件發交各諮議局公決。而受其成於內閣。庶使四萬萬人民。共謀議以蘇此眉睫之禍。中國幸甚。

一急籌公債以縮賠款之期。論者謂賠款過巨。分年尙恐不支。縮期更難周轉。臣獨以爲不然。緩償利重。速償利輕。且一舉而足增進目前之國勢。庚子賠款四百五十兆兩。分三十九年攤還。息上加息。子幾過母。除歷年已償。及美國減讓外。尙需八百兆有奇。併計光緒二十四五年所借英德各款。分三十六年。每年還九十二萬六千餘鎊。續借分四十五年。每年還八十三萬五千餘鎊。除歷年已償外。尙需三百九十五兆兩有奇。就臣記憶所及。約共外債一千二百兆兩。還期均在宣統三十五年以內。鐵路借款。猶不在列。負此五嶽之重累。即使海牙監督之議。盡屬訛傳。全國人人。宜若何懸一巨大之賠款於心目。隨時隨事。首求所以了當此事。償限一日不清。即重負一日不釋。意朝廷每念及此。不知焦灼何似。而內外臣

工。迄未聞借箸一籌。甚且爭撥鎊餘以自濟。此豈可聞之鄰國乎。同治十年。法敗於德。未必彼國之人民。其程度高出我上。所賠二十二千萬鎊。合銀可九百兆兩。何以法人上下一心。不三年而畢償。豈真踢矮士具有神力。不過政府提倡於上。人民殫力於下。雖經大創。而頭等強國。榮譽不墮。中國可以愧矣。可以興矣。今誠不能如法之償德。一氣呵成。亦當舉庚子一役之賠款。付諮議局集議。以一年併任兩年所償。則至宣統十六年而已完。乃可早脫於羈絆。其辦法先求明詔責躬。揭破前者昭信不信之誤。而引法償德款故事。渙汗大號。愈歉疚。愈痛切。斯愈感奮。有唐奉天之詔。讀者感泣。更以文字與事實並行。聞諸道路。騰諸報章。孝欽顯皇后遺有巨資。可否請旨悉數提出。以爲之倡。令各省添籌公債。專還此項賠款。議員均以國民自命。料不致推諉不應。以自貶其資格。海軍不可不辦。而似未可遽辦。各省已各認定之經費。不妨挹彼注茲。先其所急。籌措略定。卽以縮短償期。布告各國。以問執其監督之口。有美國減讓之例。各國或卽興起。更可騰出大宗。而亦有二慮。其一則公債均各認籌。而現金止有此數。市面保無掣動。不知各國商戰。斷非席卷而去。什襲而藏。不過一轉一輸。盤剝子利。我但銳興實業。多出土貨。正可與爲消息。其一則布告已定。而漸矛炊劍。局限不敷。重貽大戚。不知前慮旣免。卽此層亦可無慮。事急矣。若瞠目束手。視國會如毒螫。

文件第一 奏牘

十二

正月

無論歲併兩年所應償。恐成屠門大嚼。分年之債。亦將有愆期之懼。欲不監督而不能矣。臣實見夫廣土衆民。材料之多。礦藏之富。華僑之廣。國會一開。不難集事。非僅託之空言。以動一時之聽已也。

按聞湯提學此次封奏。所籌畫之政策。(一)治本。(二)治標。其治本四策。爲用人。興學。正宮廷。定朝儀。其治標四策。一懇請促短國會期限。二募集國民公債清還償款。三聯絡與國締結攻守同盟之約。四易服削髮。一新天下耳目。使朝野上下。對於新政。無所游移云云。

都察院代遞孫洪伊等籲懇速開國會呈

呈爲時局阡危。非速開國會。不足救急。合詞懇請代奏事。竊查上年夏秋之際。各直省人民。始有伏闕請開國會之舉。雖未獲明奉諭旨。訓示施行。然天高聽卑。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。孝欽顯皇后之懿旨。德宗景皇帝之上諭。固已明定國是。頒布憲法大綱。開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。以造議院之基礎。標準既定。天下知朝廷早以國會爲圖治之本。所兢兢致愼者。不過遲早數年之別耳。夫使冰霜未兆。時尙寬閒。憲政按照期限。與年俱進。詎非循序圖功之道。無如內覬國本。外察邦交。無一不足增皇上之殷憂。即無一

庚戌

革。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。內政之舉。又視乎財政。古今中外。斷無府藏空虛。庶政棘手。而其國能久存者。我國自甲午庚子以後。至輦天下之財。以應賠款。而歲入止此。抵質已窮。過此三十一年。不知何以爲計。籌備之事。合十一部之新政。責各省以施行。舉凡國家行政之經費。其用又將何出。自各省諮議局成立。參稽互證。竭蹶皆同。相顧憂惶。無從措手。剝肉醫瘡。既有必窮之勢。量出爲入。復無可恃之源。循此以往。將內之無以爲興革之資。而憲政之前途可危。外之無以償積年之負。而列強之干涉尤可懼。欲亟紓內外之交困。必先求上下之大通。通億兆人之好惡於各省諮議局。而範圍祇限於一方。何如通各省諮議局之計慮於國會。而精神貫及於全國。國會者人民與聞政治之所也。必人民得有公舉代表與聞政治之權。國家乃能加以增重負擔。以紓國難之責。與其待之九年之後。渙散而難與圖功。何如行之九年之前。鼓舞而期其自效。此內政中關於財政之籌畫。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。機關能立。財政能裕。然後乃有籌備之可言。否則不利之器。無米之炊。豈能舉其事而收其功者。此國會之關於內政。一日而不可緩者也。一在外交。外交之難處。卽以強盛之國。有時迫於事勢。稍稍退讓。國人尙起反抗之聲。政府且爲叢怨之地。況我國自有交涉以來。始以關於外情。操縱失策。繼以勢成積弱。因應彌艱。政府受困於上。國民不滿於下。每締一約。事前則

秘密萬端。事後則虧損百出。忽而蹙地。忽而負債。政府之作用。人民不知也。政府之苦衷。人民不喻也。條約出之一二人之手。負擔加之億萬人之身。設使易地而觀。安得不爲怨府。既致怨矣。何從求諒。凡人對不諒之人。其助力必寡。政府處寡助之地。則因應愈難。苟有國會。則國際交涉。無論如何困難。政府卽有不得已之衷。不能盡喻於國民者。國會猶可以代白。國民卽有不可忍之痛。不能直達於政府者。國會亦可與代陳。且各國之於我立憲。其注視甚勤。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。雄猜者忌我無可攘之利權。是以著論贊譽者有之。宣言輕量者有之。乘我國會之尙未成立。而公然自由行動於我域內者有之。慮我國會之終不成立。而必至財政紊亂不可收拾者亦有之。有國會。則對於全國。爲政府交通之郵。對於列邦。爲政府文明之幟。上下相通。猜疑自泯。邦交既正。民氣自和。非獨證世界公理之同。且可保東亞和平之局。若更徘徊待之九年。九年之中。患機叵測。設使雄猜者得遂其進步。且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針。外交必更顛危。民怨必更劇烈。萬一有憤車之羣蠢。得無懼覆轍之蹈前。此國會之關於外交。一日而不可緩者也。抑洪伊等更有迫切不得已於言者。東西各國。凡君主立憲國。其皇位之繼承。以及親王之攝政。皆有國家根本之法。定之於前。人民愛戴之誠。衛之於後。而其君主又處最高不負責任之地。臨以神聖不可侵犯之尊。故宮府安而

文件第一 奏牘

十六

正月

國家盛也。我國憲法大綱。本已取法於是。而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不及親見憲政之實施。國會之成立。此薄海臣民之所共痛。欲攀 龍馭而無從者。皇上冲齡入承大統。

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。受阿衡之重畀。而適當此内外交困。上下未通之時。以言憲政。則甫有大綱。而責任內閣未立也。皇室典範未定也。內無可以表彰尊親之宜。外無可以代負人民之責。設使內政外交之際。百密偶有一疏。則怨歸於 朝廷。望輕於 監國攝政王。監國攝政王受 先帝之付託。而孤立於廟堂之上。坐撫四百兆渙散之人民。而莫能

得其助。而四百兆之人民。雖共有忠君愛國之忱。欲爲 皇上爲 監國攝政王之輿衛。亦以渙散而莫能効助於分毫。甚非所以鞏固 皇祚。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也。有國會。則與之對待之責任內閣。始能成立。國會有議政之權。然後內閣得盡其職務。內閣負全國之責。然後 皇上益處於尊榮。顯可以末慮助 聖主之聰明。隱可以公論消奸人之反側。人情一日不安食。則必易其食。一夕不安寢。則必易其寢。寧有圖國本之安於岌岌可危之日。而必遲遲至於九年之後。此爲根本中之根本計。宜速開國會者也。論者或謂九年籌備之旨。降自 先朝。不宜輕有更易。洪伊等誠愚又以爲不然。夫 先朝旣以國會爲必當開。則我 監國攝政王正宜體 皇上繼志述事之心。速開國會。以慰 先朝在天之靈。如曰。縮

短其期。卽爲背旨。是謂先朝有意濡滯。不欲國運之早進步。皇室之早奠安也。是厚誣先聖。非我皇上及我監國攝政王之所忍出也。抑朝廷周詳慎審。惟恐人民程度不及。不可謂非聖主之至仁。然及與不及。必試之而後見。不試之而強抑之。毋乃冤吾民乎。且所謂不及者。必有一標準。今日不及之標準安在。謂恐其蕙荈耶。則有法律爲之根據。而餒者壯矣。謂恐其叫囂耶。則有法律爲之範圍。而激者隨矣。謂恐其智識不足耶。則磨厲之而聰明出矣。今年各省諮議局。旣小試之矣。曷嘗累聖明重宵旰之憂乎。洪伊等伏願皇上速降諭旨。頒布議院法及選舉法。期以一年之內。召集國會。含創忍痛。共圖補救。俾盡協贊之忠。而收輿論之效。此誠國家之至計。安危之所繫。惟我皇上以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之心爲心。俯鑒人民憂國之愚悃。宸衷獨斷。毅然行之。天下幸甚。謹冒死以聞。伏乞代奏。謹呈。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。奉上諭已錄。

都察院代遞文耀等籲懇速開國會呈

呈爲事機益迫。時局瀕危。籲懇速開國會。以圖挽救。合詞呈請代奏事。竊維去年八月初一日。德宗景皇帝欽奉孝欽顯皇后懿旨。明定國是。宣布召集國會之期限。並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。以立國會之基礎。十一月初十日。皇上明詔。重申前定年限。期在必行。

文件第一 奏牘

十八

正月

朝廷期望國會之心。已爲薄海臣民共聞共見。所以期至九年者。將以積漸之推行。爲完全之籌備。圖終慎始。有不得已者存也。文耀等年餘以來。伏察外界之趨勢。益以進行。內治之現象。日見退步。以言籌備。形式雖具而精神不充。以言更革。大利未興而弊端先見。無一非啟人民感然興憂之具。卽無一非促朝廷翻然變計之機。是故居今日而言國會。雖在一年。猶懼其晚。況至九年。能無歎其不及。文耀等蒿目時艱。不勝憂憤。竊以爲非速開國會。不足以振積弱之勢而立圖治之本。謹就一得之愚。爲我皇上披瀝陳之。一在國勢之關係。今日之國勢。不可不謂之危矣。以政治大臣無一定之方針。庶吏無共同之趨向。責任不專而上下相諉。事權不一而人自爲謀。法令非不具也。執以施行者乏人。治道非不善也。見諸實效者無幾。支離雜錯。莫可究詰。百孔千瘡。不堪逼視。是以政事日墮。吏治日疏。權利日失。地方日敝。推原其故。皆由監督之機關未立。而官吏不負責任使然也。如使國會成立。則責任內閣亦必與之俱立。以國會監督內閣。而放棄責任之弊去。以內閣統一庶政。而盡心職守之力生。全國之政。如身使臂。如臂使指。有運用靈活之美。無行動牽滯之患。而後以言行政。則政無不舉。以言用人。則人必盡職。以言興利。則利溥無疆。以言除弊。則弊乃潛消。行之數年。天下治矣。若視爲緩圖。因循不舉。誠恐滄海橫流。江河日下。後雖欲行。恐亦無能爲。

力。此國會之關於政治。不可不速開者也。以國際言之。自海禁開通以來。列強之侮我至矣。割我土地。攘我利權。欺凌我官吏。戮辱我人民。一言之不合。責言立至。一事之未允。兵艦忽來。要挾恫嚇之言。無日不聞。無所不至。此固由於國勢積弱。不得不然。要亦政體不同有以致之。蓋立憲國之於外交也。莫不以政府爲先鋒。國民爲後勁。勢厚力宏。其手腕之強硬。權力之伸張也。固宜。我國之外交。祇恃一二外交官。以口舌強辯之功。爲樽俎折衝之用。無國民爲之後援。是人以全體國民至堅至厚之勢來。我以一二人至薄至弱之力應。衆寡懸絕。強弱大異。竟致人佔優勝。而我歸失敗也。使國會成立。則人民有代表機關。以爲政府之後盾。實力既充。手腕斯硬。於以折無理之要求。拒虛聲之恫嚇。所不難矣。若不速開國會。則人進我退。人取我與。再過數年。國勢恐更不及今日。此國會之開。關於國際。不可不速者也。一在民力之關係。我國地大物博。民向殷富。自通商以來。各國以其消費之品。淫巧之物。窺吾所缺。投吾所好。一轉移間。而坐獲厚利。於是人民之力一敝。外債累數萬萬。國庫空虛。司農仰屋。不得已而取之於民。賦斂繁興。搜括備至。取之盡涓滴。泄之如尾閭。於是人民之力再敝。且財政之組織不完。官吏之奉行不善。每有征取。輒至擾累。於是人民之力又敝。加之水旱頻年。災疫迭起。閭閻困苦。生業荒蕪。於是人民之力又敝。坐受數敝。民力蓋將絕矣。若不

文件第一 奏牘

二十

正月

於此時速開國會。以培養元氣。迨至民力銷蝕已盡。而始圖之。機關雖具。政治雖良。而財殫力盡之餘。凡百庶胥。無以爲舉辦之資矣。此國會之關於民力。不可不速開也。抑文耀等更有進者。東西各國憲法。其於君主之尊嚴及權力。所以保護者綦至。一則曰君主神聖不可侵犯。再則曰君主不負責任。再則曰君主總攬統治權。有此規定。則君主有無上之尊。至高之權。決無一毫之危險。其人民以君主不負責任之故。雖有不平。亦祇申訴於國會。而於君主無與焉。此各國已然之效。亦我國必至之符也。是故有國會。則朝廷益尊。皇基愈固。治平之盛。垂於永久。聖德之美。徧敷中外。爲古今所罕遇也。且我朝二百餘年。深仁厚澤。淪洽肌髓。孝欽顯皇后。德宗景皇帝。更創數千年未有之盛舉。毅然改行立憲政體。勵精圖治。厘念時艱。立萬年有道之基。造兆民無量之福。皇上沖齡入承大統。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。受阿衡之重畀。天下喁喁。想望太平。正宜乘此時機。速開國會。上以終先朝未竟之志。下以慰億兆望治之心。何必以變更年限爲嫌。而期待至九年之後。此關於根本至計。尤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。文耀等八旗世僕。受恩最深。管見所及。不敢不冒斧鉞。痛哭直陳。惟願一年之內。召集國會。以冀治臻上理。共享昇平。伏乞代奏。謹呈。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。奉上諭已錄。